

撫州府志卷之十七

人物考理學

劉王瓚曰天地古今一理也一畫是其本始一貫是其
統會也所以至於理之域者學也昔人云未入門看發
心既入門看開眼發心向學而後開眼見理涉訓詁不
得著見解亦不得朱陸無大同異但學者各泥其師說
互相譏刺明王文成專主良知而獨推康齋之躬行要
之於理弗悖學雖異而可同故諦審于鰲湖寺之論辯
何必無朱及叅證於白鹿洞之講義何可無陸昭武三
陸二吳尚矣明水疎山諸君子其於斯道類皆真知實
踐者也升堂入室詎止關閩濂洛未墜已哉志理學

撫州府志

卷之十七

理學

一

元

宋

陸九韶字子美其先吳郡人八世祖希聲相唐昭宗孫德
遷五代末避亂于撫遂爲金谿人世居延福鄉之青田
父賀贈宣教郎以學行重于鄉黨嘗採先儒冠婚喪祭
之禮行于家生六子九韶第四性寬和凝重讀書必優
游諷詠學問淵粹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家世義居九韶
以韻語爲訓辭告戒子弟家長每率衆謁先祠畢擊鼓

誦之咸有省發嘗曰學之要孝弟之外無餘道又曰義利易見惟義中之利隱而難明見考亭註釋太極圖說謂無極二字見於老子而吾聖人之書所無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得於希夷希夷之學正老氏之學也老氏見理不明故有所蔽且太極圖說亦與通書不類必非周子所爲通書言中焉止矣中卽太極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考亭復書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宜寬心游意反覆二家之言而後可

以斷其是非九齡以考亭過執不復致辯後詳見象山書中然嘗損益其社倉之法以濟鄉黨人甚德之號梭山著有日紀類編經解新說及州郡圖家制文集凡三十五卷與弟九齡九淵稱三陸兄九思九叙九臯別傳陸九齡字子壽賀第五子也幼穎悟端重十歲喪母哀具如成人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無敢道程氏之學者九齡獨盡心焉聞新博士學黃老卽喟然賦詩而去兄弟結茆自爲師友時吏部員外郎許忻屏居臨川少所賓接獨折節友之語以當代文獻由是益肆力

於學繙閱百家晝夜不倦盡通陰陽星曆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且涉獵入太學司業汪應辰舉爲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授桂陽軍教授以親老改興國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旁郡震懾舊有義社備禦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子壽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爲將帥比閭之長卽五兩之帥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主之矣遂領其事屯禦有法郡縣倚以爲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男子之所有事也歲惡有剽劫者過其門相戒不敢犯及至興國壤地

撫州府志

卷之十七

理學

三

明

編僻俗儉嗇少絃誦九齡莊肅以臨之獎勸誘掖動之以誠士多興起未期以繼母憂去服闋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至夕整襟正臥而卒年四十九寶慶二年贈朝奉郎直秘閣謚文達九齡以禮學繼父志治家有法閨門肅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晚年學益精純終日近來見得子靜之學極是恨不及見此道之大明耳廣漢張栻金華呂祖謙與朱元晦皆稱之號復齋有文集行于世

陸九淵字子靜生而清明幼靜重如成人一日侍父行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唉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讀書至宇宙二字乃大悟曰元來此道無窮人與天地皆在其中遂援筆書曰宇宙內事卽已分內事又曰宇宙卽吾心吾心卽宇宙初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讀孟子至先立乎其大者一語終身爲要法焉聞伊川語卽疑與孔孟不類聞鼓聲震動窻櫺亦豁然有省九淵旣早悟心體而學問以充養之雖所見廣大高明而工夫精微切實涵養充著神采炯然應酬終日無惰容檢

撫州府志

卷之十七

理學

四

明

閱古書恆至夜分嘗自謂踐履雖未純一然纔警策便與天地相似又曰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嘗以子弟輪直管庫所學大進遠邇風動從游者甚衆其教盡去學規直指人心本然至善坦然明白簡易使人從此培養自然日充日著與人言多就血脈上轉移故多感悟興起教人讀書務求血脈無滯文義長於知人聽言觀色直得其心術之微亦有相去千里聞其槩而得其爲人者聞人學有進退者迎而得之目睫之間未嘗攻人之過言中其情往往汗下有懷不能自達者爲條析如其心

每詣城府寓寺觀講說父老扶杖觀聽弟子率數百人
至無所容莫不感動其道真所謂愚夫愚婦與知能行
者然嘗謂此道與溺于利欲之人言易與溺于意見之
人說難或勸之註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門人彭世
昌爲結精舍于貴溪之應天山九淵樂之以山形如象
題曰象山學者遂稱爲象山先生弟子益衆結茆徧山
谷中相觀而化善心自興容體自莊雍雍于于有三代
氣象嘗曰顏子問仁之後孔子許多事業俱分付顏子
矣曾子雖傳其脉至孟子而一光然所分付顏子事業

撫州府志

卷之十七

理學

五

亦竟不傳矣又謂韓子云軻之死不得其傳固不敢誣
後世無賢直是至本朝濂洛諸公始得千載不傳之學
然草創未甚光明今日不令大段光明更治何事又曰
孟子之道至某而一光其辨老釋之學直究根抵甚精
以嚴嘗以公私義利斷儒釋謂儒者雖至于無聲無臭
亦至于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亦至于出世惟
經世故爲義爲公惟出世故爲利爲私登乾道八年進
士時呂祖謙爲考官一見其文曰此必江西陸子靜也
調靖安簿起服補崇安宰相史浩薦堂審不赴復由侍

從薦除國子正尋除勅定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
事卽慨然有復讎之志博求智勇士與議恢復至是輪
對五劄皆格心經邦要語而首以讎恥未復爲言孝宗
亦感悟語在本集中先是孝宗語丞相周必大曰朕近
于此道有得必大對曰臣寮中正有欲以此進者因以
姓名聞及對曰陛下可謂志道未可謂知道孝宗曰何
謂道對曰生聚教訓是也未幾改著作丞爲給事中王
信所駁主管台州崇道觀光宗卽位除知荆門軍務正
人心厚風俗盡去當時條約使民時得達其情寮屬各

撫州府志

卷之十七

理學

六

五

得輸其忠周知境內人民善惡發奸摘伏如神罷關市
譏察吏商賈皆願出于其途遇旱禱雨響應故事上元
設醮黃堂爲民祈福乃會吏民講洪範皇極一章以代
之聽者竦然感動多至泣下踰年大治幾致刑措以本
軍居江漢間爲四集地力請城之終宋之世四隣賴以
無虞一日語寮屬曰吾將告終與論政理如平時乃宴
息靜室灑掃焚香明日禱雪又明日雪驟降遂沐浴更衣
衣端坐而逝年五十七吏民哀哭如喪考妣柩歸門人
相知會葬者千餘人天下知與不知莫不悲悼嘉定八

年謚文安初九淵與朱熹呂祖謙會于信州之鵞湖寺
論辯切磋微有不合後熹守南康九淵訪之請至白鹿
洞升講座爲講君子喻義一章謂學者於此當先辨志
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
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
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
從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
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
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

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而馳矣
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
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任使之意哉從事其間更歷之
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
思此身不可使爲小人其於利欲之習必有怛焉痛心
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
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而不詭
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
而不計其身家得不謂之君子故願與諸君勉之毋負

其志諸生感悟泣下熹甚嘆服謂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因跋講義而刻石賓洞中一夕步月浩嘆門人包顯道侍問之公曰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顯道曰莫若各著書以待天下後世自擇九淵正色曰顯道乃作此見解耶建安亦無朱晦翁青田亦無陸子靜公素不知奕一日至臨安見二國手對奕從傍諦視夜懸局仰觀之悟曰此河圖數也明復往觀國手異之請對局連負二枰乃大驚問公姓名笑而不答其觸物精悟如此門人集其遺文語錄若干卷行於世

明撫守李茂元重刻王陽明爲之序嘉靖間從祀孔子廟庭子持之循之並世其學持之別有傳

傅子雲字季魯金谿人成童登象山門以其少使先從鄧文範及登朝乃留之槐堂子雲尋赴太學遭象山於道其泛桐江荅問如響象山精舍成學者數百人坐以齒間設一席俾子雲代講或非之象山曰季魯天下英才毋妄議子雲學務明善知本言行動中規矩象山嘗執其手曰骨相寒簿道雖明恐不得行及出守荆門使居精舍謂諸生日吾遠守小郡不得與諸君掃清氛翳宰

有季魯在從游者日盛晚奉大對葛端獻公洪素加敬
期以首選弗果子雲曰場屋之得失窮達不與焉終身
之窮達賢不肖不與焉人以爲名言王甌寧簿決訟必
傳經義人服其學有易傳論語集傳中庸大學解孟子
指義離騷經解郡守葉公夢得以公配享三陸祠有文
集行于世

章節夫字仲制臨川人少穎悟從象山先生默契繩尺象
山語之曰硬豎脊梁要做到了節夫佩服師訓博通諸
經深造自得常取象山晦翁辭異旨同處集而疏之名

撫州府志

卷之十七

理學

九

曰脩和管見晚年所守益固從學者衆卒年七十九自
號從軒著書數萬言子子先登嘉定九年第仕止吉水
令

過源字道源臨川人少穎異問其父曰聖賢何學曰心學
曰何古多而今少曰非有古今在人爲之耳於是篤志
聖賢之學嘗曰人終身只是一個窮理原不分知行行
之至知之極也情發乎性由於性則明明則聖任乎情
則蔽蔽則愚又言論語有子曾子子貢子游子夏宓類
爲一書以無混聖言又謂黃鍾極清一陽之始當以長

孫無忌二寸九分爲據語皆自得無因襲學者稱爲浩齋先生著語錄二卷謝無逸序之從孫勗字紹古博覽能文性至孝沒葬於崇仁高富嶂前人呼過至孝墓有通神集三十卷收入秘閣

張孝直字英甫臨川人性孝友恬於利欲受學象山所見者確所據者實有易詩書語孟中庸口義五十餘篇心所未安雖伊洛諸儒議論亦不苟同領袖郡學誘掖後進士論翕然歸重與章從軒蔡介軒講論終日忘倦多所發明卒年七十七所著有要言渾象原意雜詩等藏

撫州府志

卷之十七

理學

十

甫

于家

游元字淳夫直秘閣經之會孫外和易而中介特讀書必玩味欲知古人用心處尤深於易一日讀坎卦有契幾忘寢食服膺象山之學議論平實爲文健贍舉進士晚思授安化簿攝邑事以禮義訓導邑士議減泉司鐵課以利民邑隣溪洞凡訟關風化必懇惻開諭皆愧服再調贛縣丞長子鑾主南嶽祠因就養焉

元

吳澄字幼清崇仁人高祖曄初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

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其鄰媪一夕夢有物蜿蜒降其舍傍池中旦以告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誦千餘言夜讀書達旦母憂之節其膏火候母寢復燃火誦習既長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第至元間民初附盜賊蜂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著孝經章句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強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命有司卽其家錄上元貞初游隆興按察經歷

郝文迎至聽學日聽講誦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就問五經與義遂終身執弟子禮左丞董士選延之于家親執饋食比入爲中丞以有道薦之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卽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爲祭酒以朱子小學諸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日集諸生以次受業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陞司業約程顯學校疏胡瑗太學教法朱熹學校貢舉私

議爲教法四條未及行又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然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尊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特受奉議大夫俾乘驛至京師次真州疾作不果行英宗卽位詔遷翰林學士進階太中大夫先是詔集善書者泥金寫浮屠藏經命澄爲序澄辭曰不可以示後世乃止泰定元年

年初開經筵首命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官至治末詔作太廟命集議之澄言先王廟制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宗廟大禮宜考古便有司習見同堂異室之制苟且欲速卒不能從澄已有去志會脩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卽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思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卽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歸宜有所褒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綺鈔貫賜之澄身若不勝

衣常端坐拱手氣融神邁畚問壘壘使人渙若冰釋故
出登朝署退居鄉閭道路之所經由士大夫爭迎請執
業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屩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
下千數百人少暇卽著書於易書春秋禮記各有纂言
盡破傳註穿鑿而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尤有得于
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玄經
樂律及八陣圖葵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
草廬學者稱爲草廬先生天曆二年朝廷以澄耆舊特
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

撫州府志

卷之十七

理學

十三

徵

星墜其舍東北澄卒年八十五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
軍追封臨川郡公謚文正明宣德間從祀孔子廟庭嘉
靖間罷長子文終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京終翰林國
史院典籍官孫當別有傳

嘉靖志象山草廬弟子俱附理學之後第陸門如林
夢英諸賢吳門如虞集諸賢文章政事炳烺當時自
當彷彿宋元正史及名臣言行錄之例分列別傳惟傳
張章游四君確守師說無他表見仍附入焉明康齋
弟子胡車饒三君亦循此例非有所抑揚也舊志中

有無事實而列姓名稱弟子者削之

明

吳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父溥爲國子司業事建文君
永樂中爲翰林脩撰弼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塾
已嶷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玩讀至程伯
淳亦見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爲聖賢遂去舉業
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收斂身心
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貧衣食不足風雨
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

撫州府志

卷之十七

理學

十四

徵

學者約已分少飲食誨教天順元年石亨謀於南陽爲
草疏薦弼中數日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
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卽聖朝
盛事上曰善遂命草勅加束帛遣使詣所徵聘赴闕比
至上問南陽與弼安居何官對曰宜授宮寮侍太子講
學上曰與諭德左對曰與弼至乞召至文華殿顧問上
曰然又乞與館次供帳上曰然已而見上文華殿與弼
堅辭不就上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何爲不受職對曰
微臣草茅賤士少時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

聞過情誤塵薦墮聖明過聽龍書束帛天使造門不勝
愧感力疾辭謝皇上厚意今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上
曰宮寮優閒不必辭賜文幣酒宰遣內臣率玉送館次
上起顧南陽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三辭不允遂
稱病篤上文諭南陽曰與弼召至何爲不來職南陽爲
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陛下第老且病進退狼
狽幸陛下包荒上曰果爾亦難留南陽又曰此朝廷盛
事幸始終思禮上首肯曰旣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
歸與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南陽頓首曰帝王盛德

撫州府志

卷之十七

理學

十五

元

事也乃陳十事復表謝而歸與弼風格高邁議論英偉
胸次灑落師道尊嚴善感悟啓發人其學術質任自然
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雲之意亦通時務能用世
凡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悉嘗曰註箋繁無益以
故不務著述云清江有陳海雍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
遜世無悶弼雅重敬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之曰過
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披
蓑笠犁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辯疑義白沙歎服
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嘗舟行遇大風

幾覆衆皆驚怖獨正襟危坐舟定問其故曰吾守正以待耳及辭職還里過南京士夫有侯之者多不見間有得見者問先生因何不致君而還則搖手曰吾欲保性命而已未幾石亨敗其先見之明如此其門人惟陳白沙憲章最著同郡有胡九韶車泰饒烈

胡九韶字鳳儀崇仁人性重厚刻苦學問動循規矩少從康齋先生學卽不習舉子業以道自期先生器之雅相親厚諸生從游者恒令先見九韶及先生沒門人多轉師之九韶爲人卓然醇儒家庭之間怡然孝弟其詩文撫州府志

卷之十七

理學

十六

元

務典實不樂華藻年七十餘卒有文集藏于家

車泰字子謨金谿人與兄弼宗弟亨俱受業康齋而泰最久篤信力行師友咸稱之康齋應聘辭歸遣泰詣闕謝楊守陳丘濬皆有贈述期其用世而泰竟不仕泰之學以小學爲階梯而要歸於禮尤邃于易春秋其大書絕類康齋詩文亦平實渾淡以敦復名齋有敦復遺稿存于家

饒烈字丕承臨川人神童墜七世孫世業春秋後與姪嶽同受業康齋之門潛心經學理欲之辯甚嚴嘗揭聖賢

法言於軒楹間以自警策康齋爲題其几研之處曰麟
經軒爲之記晚遷居父墓之側時與門人子弟徜徉原
野間班荆剖論緩步行歌條然自得號巢雲有巢雲稿
陳九川字惟濬臨川人母夢吞星而娠幼善記誦十餘歲
里人辭不能師遊行齋饒公門問難相長饒喜得助三
試當入學校辭不赴肆其力於載籍爲督學空同李所
知明年癸酉與饒同舉鄉試故事舉鄉試鼓樂譁送獨
徒步歸甲戌成進士第觀政禮部與同舍共一驢不避
姍笑已時覺難仕三疏請告乙亥師陽明于虔有所聞

撫州府志

卷之十七

理學

十七

南一

蓋火舊所爲周易春秋詩禮諸書丁丑起告授太常博
士講習靡倦乙卯武宗將南巡衆莫爲計獨與舒國棠
夏良勝萬潮連疏諫止有旨荷校跪午門外五日杖五
十除名直聲動朝野然南巡亦竟止識者壯之庚辰卒
業于虔辛巳世廟卽位拔諸諫臣九川補太常癸未進
禮部儀制員外郎中冊封弋陽王甲申侍陽明公于越
乙酉轉主客郎中正貢獻名物節犒賞費計且數萬群
小側目會他有甘心者思藉爲媒因喉通事假夷語奏
之下詔獄數瀕死不變言官論救弗聽丙戌戊戌鎮海衛

已丑郊祀單思解還後兩遇詔得閑任致仕再履危機
卒不肯濡滯依違以爲身家之謀蓋性成也歸遭父母
兄弟四喪躬視歛含無遺憾始末師陽明公卓卓衆中
篤倫嚴禮尤謹喪祭所正廟制宗法瑩域悉倣於古改
建聖宮纂脩郡乘皆身任之陽明公旣喪自走越經紀
其家結茅忘歸自以爲無地非學無地非友亦卽無地
而非講習之處其說主于陽明公以致良知爲主以格
物爲實下手處嘗曰能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感應之
間是謂格物物格也者事物感應各中天則之謂也竊

撫州府志

卷之十七

理學

十八

王

謂良知卽未發之中無分於動靜指感應於酬酢之迹
而不于未發之中恐于致良知微有未盡卒年六十九
祀學宮卒之夕有星墮居傍殯於家鄰不戒火室盡燬
而櫬宮弗震子本嘉靖壬子領鄉試仕知州

章袞字汝明幼孤苦篤學不休旣冠博覽群籍嘉靖壬午
以詩魁鄉薦明年登進士選授御史督學南畿袞爲人
狷介端嚴矩範請屬不行士習一時蹶興然痛黜詞章
之學嘗戒所拔高才生何良俊曰聞生喜讀文選及藝
文類聚諸書果爾吾無望於生矣此等書雖精熟何益

身心何所用于天下國家乎頃之以劾左道亂政譏刺
時宰左遷建寧推官歷松江同知相從講學者益衆出
而之四方皆知爲介菴弟子也累遷陝西副使仍督學
政一旦乞休不俟報而行所著章子瓊言學庸口義及
詩文凡若干卷既卒子孫貧不能存書多散佚衮嘗爲
荆公集序縱橫貫串考古論世推極治原皆服爲千古
公論亦其學問之一班云

吳悌字思誠幼簡重疑峻時黃卓峰倡明青田之學遂師
事焉其學以主靜爲本或登高望遠冲然自得或焚香

撫州府志

卷之十七

理學

十九

生

趺坐中夜聞如人莫能窺也登嘉靖壬辰進士授山東
樂安令以厚倫正俗爲尙調宣城歲大旱悌步禱大雨
浹邑明年被于蝗發賑活者甚衆入覲謁宰執不函一
幣召爲御史會嘉靖丙午南畿試錄忤上意有司責罰
有差且罷諸士制對悌抗疏救之按兩淮表章古文孝
經以正分章之謬薦錄處士王良按河南請新伏羲陵
寢崇其廟祀上皆從之家居二十餘年與章介菴陳四
水徐少初王東石王白崕講學不倦晚年特召又一歲
歷卿階水蘖堅特無異寒約仕終刑部侍郎卒之日無

疾部事畢與客講學孟子養性章忽痰作從人治藥先生以手却之正襟而逝學者稱爲踈山先生子仁度工

部傳記

勿齋臨川人受學於羅近溪潛心爲己之學年

於鄉遂棄舉子業嘗言經書只有知字無悟

字下學

凡一悟字便是異端孟子言不學而知其

良知也良知是心某所未喻近溪曰李生吾畏友也爲丹徒教諭端恪儉讓設誠教士有古長者之風事詳鎮江志中遷柳州教授不赴教人務以躬行爲主規言矩

撫州府志

卷之十七

理學

二十

四

行徒步里中無疾言倨色年八十餘監司郡縣造廬請益言不及私婦人孺子皆稱爲勿齋先生鄒元標諸公嘗引吳聘君陳簡討例薦於朝東明移書止之曰某壯叨一命非如康齋之隱居不仕引年致政亦異白沙之屢困公車未敢以生平悃悃爲高名捷徑也講學崇儒書院門人有欲傳其語錄者東明日聖人教人文行兼重何敢以無文之言爲道理註脚乎語錄原非先儒之意且其字義半用佛經皆門人之誤也其持論矜持如此所著有孝弟格言勿齋集弟東宿辛卯舉人有方名

聶良杞字子實金谿人隆慶戊辰進士授長樂令丁父憂
不果行哀毀骨立日從羅疇江遊叅證歸仁之旨大有
所得服闋補衛輝令均徭後裁里甲息萑苻正士習徵
拜禮垣有清祀斥曇諸䟽以直賈忌出典滇學倡明正
道置五萃書院萃博士弟子講習其中士風丕變晉閩
叅辭弗赴手纂諸儒語錄抑絕交遊獨與鄧文潔公爲
莫逆友歸田力學二十餘年以薦起備兵西粵正士酋
拒父之罪忤直指致政歸弟良璧嘉靖乙丑進士子文
麟萬曆己未進士

撫州府志

卷之十七

理學

二

五

曾維倫字惇吾樂安人少與尚書董裕同筆硯事董寃心
經濟曾寃心理學董或誚公公曰天下事何可預料必
道理爛熟於胸中方能臨時應變否則志大才踈謂之
無本董佩服嘉靖甲子赴大比其里人循故事祈年於
神神忽附人爲語索筆書絕句曰踏破雪峰千里草曰
沉魚躍破天荒眼前通顯強分別各著芳名各擅場里
人不解持以示公公曰吾兩人售矣千里草非董而何
曰沉魚躍必曾也是年果同登鄉試倫萬曆庚辰始成
進士授黃州府推官時江陵當國人諷公無失時倫正

色叱之惟日從貫城訪劍江論學與耿楚侗焦弱侯羅
近溪鄒南臯郵筒絡繹往來參訂直方之揅益堅量遷
嘉興府同知以海防功加四品服俸竟買忌未強仕卽
休歸杜門講學每飲食寢處亦於天理人欲之際力求
辨晰造次顛沛於是至老不懈四十餘年未嘗一至郡
縣家距邑四十里有某令簞簞不飭慕公高古特就見
時公耄矣子參侍扶掖以行公曰老不以筋骨爲禮吾
兒請父母正席令固孫公曰父母正否其子曰正公曰
猶恐父母不正不正何以示人雖鄉僻亦有耳目觀瞻
未便也與語竟日令過願執贄自是旬日一至就教
其能感人如此著有理學見解暗室燈言

李學旻字本仁別號如雲臨川人幼事伯父東明窮肝江
注命之學復遊湯公若士之門萬曆己酉雋于鄉爲郡
司理陳公首錄士陳念公貧每思有以振之質成者以
門牆故嘗挾重貲丐公借舌拒不可得則走匿他所絕
之終陳公任語不及私故陳公目爲畏友三試春官中
副車已就諭峽江爲祿養地艱歸服除補饒陽饒故鄣
朴少文至則召諸生講學夜分不寐謂不究極身心性

命微旨安能勘破富貴利欲關頭未幾有瀛博之憂乞
歸諸士訴郡邑長懇留公不可饒陽路公陞時秉銓政
特走使梏行謂當以木天相屬公愈不可比抵江南已
擢成均學正故事無於假中遷官者蓋路公雅重公爲
之破格旋拜泰州守泰有竄籍太學生陳某者特貴戚
素不法偵知公將守泰預計餌之一日來謁手板列海
菜數瓶門者不能舉公大駭却去已邸報果守泰公益
駭蒞任日首廉得陳窩匿海盜狀密與強幹判官魯某
定計親擒之發地窖賊伏無筭湏臾間乞綬獄者竿牘

撫州府志

卷之十七

理學

二二三

羅徵

鱗集公持之益力雖道路懼呼而豪貴側目矣是時淮
撫蘇公故嘗視學江右夜公于諸生中及相臨屬不通
一刺蘇公怪之又維楊守劉公鐸以忤逆璫方興大獄
中者欲援此案入公人爲公危公怡然不爲動僅落級
爲陝西都司斷事璫敗彌澄城令未赴再改漢川時寇
氛日熾荆襄蹂躪距漢川僅再宿所在鼠竄公激厲士
民人有固志邑雖無城可恃而守禦之方已有餘矣幸
不及難卽決計議築城會病亟請歸後數年城成仍屬
公所指畫者公湛心理迨持已訓人必以慎獨躬行爲

本而所略見于施設又盤錯咸宜張弛合度良由其治
心養氣之功漸陶家訓淵源有自也江南湖廣皆祀名
宦督學李公採輿論祀鄉賢祠